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女媧石 第六回 天香院女界壯觀 秦夫人科學獨闢

話說眾人把瑤瑟主僕二人捉住，往身上一搜，現出一雙雪白白嬌嫩嫩的香乳來。又將手往下一摩，乃是個沒雞巴的雌貨。眾人喜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是個革命女妖無疑，我們送到官前領賞罷！」止見一個年老人搖手道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送到官前，害了人家性命。那些縣官，又要瞞功，賞不得幾兩銀子。我今有個絕妙方法，不如將他賣與天香院去。賣得銀錢，我們大家分用，何如？」眾人讚道：「好計策，好計策！」即時將二人用繩捆住，四個壯士，抬豬的樣抬著望天香院而來。挨兩三時到了。瑤瑟側眼一看，止見一個院落，好不寬大，樓閣重重，聳入雲霄。瑤瑟暗暗想道：這裏必是個大青樓，不好了。移時眾人將二人放著，有兩個年老人進去了。約莫半晌，那兩個老人帶領一個中年婦人出來，把二人頭頭腦腦仔細瞧了一瞧道：「這白的倒值二百兩，那黑的止當得八百爛銅貨。」止見那年老的賠著笑說道：「娘子還要添點酒錢，我們辛苦抬來，也是難的。」那婦人搖頭道：「價錢已到頭了，賣便賣罷。」那老人又道：「好，好。這白的作個二百四十兩，黑的作個陪貨，送你罷。娘子莫走了眼，須要把貨看真。」說罷，又將瑤瑟衣服揭開道：「你看這雪白白肥嫩嫩的，便嫁與人家做妾，也要值四五百兩。」那婦人笑道：「罷！罷！依你說了便是。隨我來兌銀子罷。」三人復進去了半晌。移時出來，把二人解下，送進院內，眾人歡歡喜喜去了。瑤瑟這時困憊已極。倒是鳳葵倔強如故，走進身來，把瑤瑟扶著，恨道：「直娘賊，拿著老娘賣活豬，少時和你算帳！」說未了，那中年婦人遠遠地用手招道：「來來，跟我去見主婦。」

瑤瑟不得已，倚著鳳葵緩步而行。止見過了一重又是一重，兩旁千百廂房，都住有少年女子。上面標著寢室、講堂、自習室、音樂唱歌所、理化實驗所種種名號，意似一個女學堂。瑤瑟心中好生驚異。又彎彎曲曲跟著婦人上了兩重樓，樓上越發精緻得很，空氣燈、電燈白晝照耀，好不光彩。忽聞鏗然一聲，百千留聲器一時並作，群女倚聲而和，熱鬧異常。行了幾分鐘，剛到博覽館門首，中年婦人忽停步，謂二人道：「走得很不耐煩，可坐電車去。」瑤瑟注目一看，果然有條小小電車軌道。瞥眼之間，嗚然一聲，電車已到。三人同上電車，止見電車之內，先有五六個女學生坐著，衣服華麗，容貌俊秀，下身穿著紅裙，手中拿著教科書，望見二人，相視而笑。不上兩分鐘，電車忽停。婦人起身道：「到了。」三人復下電車，至一樓口。婦人將手往樓側機關一按，落下一個外圓中空的機器來。中年婦人復挈二人坐上，機關一發，機器便漸漸縮上，到了第三樓。復由第三樓坐著養氣瓦斯車，行了兩分鐘久，又到一個樓口。樓口置著一個大梯，中年婦人按著養氣瓦斯車機關，緣梯而上，如履平地。沒有一分鐘久，望見前面一間大房，四面安置玻璃。中年婦人把車停住，挈二人下車來道：「站住，且待少時。」中年婦人獨自進去了。

少時中年婦人復出，用手招道：「來來。」二人依言進去。止見裏面儀器、標本、書籍、圖志、美術畫品、雕刻、刺繡，粲然滿堂。中間擺著一張玉嵌梓桐書幾，上置兩瓶時花。有一三十來歲美婦人，靠在幾上觀書，望見二人，慌忙起立。二人上前，各行個禮。那美婦人把瑤瑟，上上下下飽飽的看了一番，問道：「娘子貴姓？何處人氏？」瑤瑟假意道：「妾姓蕭，名寶釵，本地人氏。」美婦人搖頭道：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我看你的模樣，好似逃難人一般。」瑤瑟方欲辯白，止見鳳葵大聲叫道：「我實告訴你，老娘行不易姓，坐不改名，我家娘子便是謀刺太后的金瑤瑟，老娘便是鳳葵。殺便殺，剝便剝，剝剝喙喙則甚？」驚得那美婦人，滾滾下拜道：「呵呀！原來愛種族、愛國家、為民報讎的女豪傑！失敬了，失敬了。」瑤瑟也慌忙回禮道：「夫人為何這等好禮？幾時得聞賤名？」那婦人道：「娘子大名，那個還不知道？前時看見上諭，已派玄女偵探二三十人，想保娘子出險，不意反在這裏會著。」說罷大笑。瑤瑟問道：「夫人尊姓貴名，還要領教領教。」那美婦人道：「妾姓秦名愛濃。」瑤瑟也驚道：「敢莫是巧雲妹妹常時所說的，花血黨首領劍仙女史麼？」美婦人廉讓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瑤瑟復起立致敬，彼此重複坐下，一問一答，談了許久。

談到當時國事，瑤瑟不覺淚下。秦夫人笑道：「娘子前日身處虎口，萬死一生尚且不怕，今日為何悲傷起來？」瑤瑟歎道：「不是故作兒女模樣。眼見得四個俠女，同死國難，巧雲妹妹，又不知生死如何？怎不令人悲傷！」說未了，秦夫人復笑道：「娘子何必如此擔心。三日前已接到京城坐探女史電報，說巧雲已避禍蓬萊山去了。四個女士雖已就義，然後起者盡多，怎能殺盡！便單以我黨而論，今年派出的也有三千四百餘人。區區野雞政府，怎奈我何呢？」瑤瑟聞言，即時轉憂為喜，暗道：「謝天謝地，難得巧雲脫險。復乘勢問道：「請問貴黨黨人共有多少？」秦夫人道：「算來不過百來萬，各處支會不過二千餘所。將來不知能擴張否？」瑤瑟又問道：「這院所居，都是黨人麼？」秦夫人道：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黨人不過三分之一，倒是民間買來的倒有三分之二哩！」

正說之間，忽聞德律風響道：「請夫人用飯。」秦夫人起身來道：「談了許久，腹內想已飢了，同去用飯罷！」瑤瑟起得身來，祇見鳳葵靠住壁，鼾鼾的睡著。瑤瑟見了，又笑又恨，急忙把他喚醒。秦夫人叫一侍女，帶去下面用飯。自己卻同瑤瑟坐著機器，來到第五樓。

止見樓中起了一個大大的暖室，貯藏熱帶花木，旁面各國奇花異木，無不畢陳。左旁有個小小精致房子，二人攜手進去。瑤瑟舉眼一看，中間一張桌子，放著兩副機器，兩邊擺著兩張橡皮安樂椅，卻沒見飯菜，心中大疑。止見秦夫人進得房來，仰身仰體的睡在椅上，拿著機器兩個銅腳放在椅梁上面，用手一按，露出一個乳嘴來，端端與口相對，瑤瑟不解，也只好照樣做著。忽覺啞然一聲，兩個電氣金盤，託著好些菜飯直入機器，即聽得機器內吃吃噉噉亂響。秦夫人即用口接著乳嘴，瑤瑟也仿著他的模樣，止覺得口內細汁，甘美芬烈，百珍皆集，沁人心脾。吸到三四分鐘，覺得腹內已飽。想道：這時若有茶來，豈不更妙。設想未終，忽然一股香茗流溢口內。瑤瑟好生歡喜，吮了幾口，即時按住。

見秦夫人也已用罷，站起身來了。瑤瑟問道：「請問夫人，這機器是購買的，還是自己發明的？」秦夫人笑道：「這點科學小戲何必購買。我今告訴你，大凡人的身體機關至少可用四百年，若沒一點差錯，再沒死的道理。祇是日日所喫飲食，鹽類質太多，土類質太重，把身體中的細血管漸漸塞住，所以衰老病死都從此起。我今所用的機器，共有三層：第一層，將鹽類質瀝過；第二層，將土類質瀝過；到了第三層，便是一點純潔精液，最合衛生食料了。二來人喫食物，最忌的是時候太少，並不細嚼，所以膽汁消費太過，易致衰老。加之淤血叢集，百病都生。這是人類壽命短折的緣故。所以我今所喫食物，不但用機器攪細，並且用化學法分解，便用三千倍的顯微鏡也看不出質點了。娘子，你看我院中許多婦女，曾有一個醫院麼？」瑤瑟聽了，好生拜服。忽然秦夫人作色道：「無線電報又到，必有甚麼事故。」急與瑤瑟，共登露臺。正是：

國家多難日，羽書交馳時。

相將登絕頂，可有攬轡痴。

不知接到甚麼消息，且聽下回分解。